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三回 入賭局輸錢賣弟婦 引大盜破產失嬌妻

詞曰： 銀錢原同性命，神仙尚點金丹；得來失去亦何嫌，誰把迷魂陣怨？賭輸婆娘氣惱，搶來賊盜心歡；須與本利一齊乾，莫笑貪人無厭。

——右調《西江月》

再說朱文魁自棄絕兄弟回家，日夜想算要去山東，另立日月；只愁他兄弟文煒萬一回來，於己大有不便。一日，同李必壽抱入八百多銀子，放在殷氏房內。殷氏笑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銀子？」文魁道：「這是二頃二畝地價，共賣了八百八兩，也要算本地好價錢了。」殷氏道：「這住房幾時出脫？」文魁道：「也有了買主，止與二百兩，少賣上一百多兩罷，房子原也舊些了。賣契我已書寫，著中見人面交；明日先與二兩，言明一月後，我們搬了房，再交那二百兩，我的事倒皆停妥，你辦的事還沒影響，這山東何日能去，有二弟婦在，不但搬運東西礙眼，這房子怎麼與人家交割？」殷氏道：「我前後勸了他四次，他咬定牙關要守一年，才肯嫁人，我也沒法。」文魁道：「等的各項歸結，另想妙法除遣他出門。」又笑向殷氏道：「我今日發了一宗外財。早間去兌地價時，從張四胖子家門口過，被他再三拉入去，說有幾個賭友在內，我只數數骰子，就贏了六兩多，豈非外財？」說著從身邊掏出來，打開包兒，笑著在炕上搬弄。殷氏道：「我勸你把這賭忌了罷，咱們也夠過了。萬一輸去幾兩，豈不後悔？」文魁道：「凡人發財，都走的是運氣；運氣催著來，就有那些倒運鬼白白的送我，不趁手高贏他們，過了時候就有舛錯了。」殷氏道：「只要常贏不輸才好。」文魁道：「地價銀可收入櫃中？二相公家事，要著實上緊。」說罷，出外面去了。

次日，文魁正在街上買東西，只見張四胖子忙忙的走來，大笑道：「一地裡尋你不著，不想在這裡！」文魁道：「有何話說？」四胖子將文魁一拉，兩人到無人處，說道：「近日袁鬼廝店內，住下個客人，是山東青州府人氏，姓喬，說是個武舉，跟著七八個家人，都穿著滿身綢緞，到本縣城裡城外尋著娶妾，只要好人才，一二千兩也肯出銀子錢。也不知帶著多少。我昨日才打探明白，今日再三請他，他才肯到我家中，總要賭現銀子，說明各備三百兩，少了他也不賭。我已請下楊監生叔姪兩個。若講道贏他，必須得你去，別人也沒這高手，也配不上他的大注。」文魁道：「這倒是場大賭！只是自備三百兩太多些。」四胖子道：「你的銀子，還怕撐不上楊監生爺兒兩個麼？」文魁聽得高興，著四胖子等著，他急忙回到家中，向殷氏說明，取了三百兩銀子，到四胖子家內。見正面椅子上坐著一人。但見：

面寬口大，眼睛內露出凶光；頭銳鼻光，眉毛上包含殺氣。身材高胖，彷彿巨靈神嫡孫；臂骨寬闊，依稀開路鬼胞弟。大吼一聲，必定動地驚天；小笑兩面，亦可追魂奪魄。真是花柳場中硬將，賭博隊裡憨爺！

文魁看罷，喬武舉見楊家叔姪也在坐，於是大家舉手，請各上場。四個人共一千二百兩，都交付東家四胖子收存。言明下注不拘數目，每一個錢算一兩銀子，四個人便擲起骰子來。朱文魁聽知喬武舉有錢買賣，骰子只撲的和他擲，要贏他幾百兩才樂。擲了沒半頓飯時，喬武舉越贏越氣壯，文魁越輸越氣餒，頃刻將三百兩銀子輸了個淨，還欠下四兩餘兩。只輸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話說不出。喬武舉道：「你的銀子沒了，還欠我四兩。若還頑，便不用與我；若不頑，可將這四兩找來。」文魁道：「你借與我三百兩，再頑頑何如？」喬武舉道：「只要東家作保，我就借與你。」四胖子見這一場大賭，沒有得多少錢頭；又見楊家叔姪六百兩銀子，不過折了兩來兩，忙應道：「不妨！他輸下多少，只用喬老爺同我要去。」喬武舉道：「既如此，他家裡拿得出來，還是拿不出來？」四胖子道：「三四千兩也拿得出。」喬武舉道：「既如此，何用你作保？若要他再輸了，我和他討去！」說罷，遞與文魁三百兩，四個人又擲起來。鬼混了半天，文魁前後共輸了六百七兩，直輸得和死人一般，大家方才住手。喬武舉道：「這七兩零兒，我讓了你罷，止用拿出三百七兩完賬。尊府在那裡，我同你取去。」文魁此時心如刀刺，欲不去，見喬武舉氣勢利害，必非良善之人；同去，又怕殷氏動氣，銀子難往出拿。只急得兩眼通紅，滿臉陪笑道：「明日絕早，與喬老爺送到貴寓何如？」喬武舉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只要加二兩利錢。」文魁見不是話，心裡恨不得上吊身死。又勉強道：「你再借與我三百兩頑頑，輸了一總與你何如？」喬武舉道：「你將銀子還了我，我就再借與你；若空口說白話，我總有功夫等你，我的這兩個拳頭等不得。」楊監生道：「朱大哥！這頑錢的事，不是一場就拉回的，過日再頑罷！這位喬客人性子急些，你領上取去罷。」文魁道：「你也說得是，喬老爺請坐坐，我同東家張四哥取去，三百多銀子也還拿得出來。」喬武舉道：「你家是王府公府，朝廷家禁門，難道我走動不得麼？」文魁道：「去來！去來！」說罷，一齊起身。四胖子送出門外，喬武舉率領家人們，跟定了文魁。到書房中坐下，文魁道：「喬老爺好容易光降，又是遠客，今日就在舍下便飯。」喬武舉道：「我不是少飯吃的人，你只拿三百七兩銀子來，我就飽了。」文魁見百計俱不上套，只得垂頭喪氣走入了內房。殷氏看見，忙問道：「輸了麼？」文魁也不敢言語。殷氏道：「你的手也不高了，也沒有倒運的人白送你了；瞞心欺鬼的弄來，一骰子，兩骰子輸去，我將來和你這混賬賊烏龜過日月，陪人家睡覺的日子還有哩！好容易三百兩銀子，當土塊的亂丟！」說著，往後一倒，睡在了炕上。不多時，李必壽跑來，說道：「外面那個客人要入來哩，說的不成話！」文魁此時真是無地可入，將雙眉緊蹙，哀懇道：「是我該死，你只將櫃上鑰匙與我罷！」殷氏大嚷道：「三百兩銀子還沒有輸夠，又要鑰匙怎麼？」文魁跪在地下，自己打了幾個嘴巴，道：「還有三百七兩未與人家哩！」殷氏聽了，氣得渾身亂抖，將一個鑰匙口袋，從身邊拉斷繩係，向文魁臉上打去。旋即打臉碰頭，大哭起來，道：「我的銀子嘍，你閃得我苦呀！我早知這般不長久，

……

文魁落下二兩。教李必壽收拾起桌椅，急忙入裡邊安頓殷氏，跪到點燈時候才罷休。這一天。心上如割了幾斤肉的一樣。晚間睡在被內，長吁短歎；想到疼處，大罵一聲：「薄福的奴才！」自己打幾個嘴巴。殷氏也不理他，由他自打自罵。姜氏在後院中，白天裡便聽得兩口子叫吵，此刻又隱隱綽綽聽得罵奴才話，向歐陽氏道：「你到前邊聽聽，是為什麼？」歐陽氏道：「不用聽，是為輸了錢，人家上門討要，此已經與過，此刻還後悔在那裡。」姜氏道：「你去聽聽，到底輸了多少，那樣吵鬧？」歐陽氏道：「誰耐煩去聽他！」姜氏道：「我一定著你去走遭。」歐陽氏起來，走至前邊窗下，只聽得文魁罵道：「倒運的奴才！你是自作自受！」說罷，自己打嘴巴。待了一會，又自打自罵起來。忽聽得殷氏說道：「銀子已經輸了，何若不住的打那臉？從今後改過，我們怕不是好日月麼？等我設法將禍害頭除去，咱們往在山東，就斷斷一個錢頑不得了。」歐陽氏正要回去，聽得這兩句話，心上大疑，竟一屁股坐在階上。又聽得文魁道：「我想起甚麼來，就被張四胖子那幫奴才勾了去，輸這樣一宗大錢財！」殷氏道：「我還沒問你，今日來要賭賬的是個誰？」文魁道：「是個山東人，姓喬，這小廝甚是有錢，狂妄得沒樣兒。」殷氏道：「他到我們這裡做甚麼？」文魁道：「說他尋的娶妾來了。」殷氏道：「此話果真麼？」文魁道：「我也是聽得張四胖子說。」殷氏道：「大事成了！」文魁道：「成甚麼？」殷氏道：「你有才情打發兄弟，就沒才情打發兄弟的老婆。這喬客人若不是娶妾便罷了，若是娶妾，現放著二相公家，他贏了你六百兩銀子，也是不心疼的錢，怕拿他換不回來麼？」文魁道：「他要守一年才嫁人，這事如何做得成？」殷氏道：「你連這門個調度都沒有，怪不得愁頭愁腦，六七百家輸銀子。你明日拜拜這喬客人，就問他娶妾的活；他若應承，你就將二相公家許他，止和他要原銀六百五兩。他若是不看二相公家更妙，若是定要看看，到其間教姓喬的先藏在書房內，我將二相公家誑誑出去，從窗子內偷看。二相公家人才，量他也看不脫；再和他定住個日子，或三更，或四更，領上幾個人，預備一頂轎子，便搶到轎內，就娶得去了。你到這一晚，在家中斷斷使不得，可於點燈後，就去張四胖子家，與他們頑錢去。一個村鄉地方，又沒城池阻隔，只教姓喬的在遠處地方，覓賊成了親，立即回山東去；生米做成熟飯，還有什麼說的？」文魁道：「萬一姜氏叫喊，段誠家女人不依起來，村中人聽見，拿住我與姓喬的，都不穩便。」殷氏道：「我叫你去張四胖子家頑錢，

正是為此。況三四更鼓，也沒人出來，即或弄出事來，你現在朋友家一夜未回，有不是都是搶親的罪犯，告到那裡也疑不到你身上；世上那有個叫著人搶弟婦的？誰也不信這個話。這還是下風頭的主見，我到搶他的這日點燈時候，我多預備幾壺酒，與二相公家較量；他不吃，我與他跪下磕頭，定教他吃幾大杯，他的酒量小，灌他個大醉，著他和死人一般。」文魁道：「若是段誠家女人將來有話說，該怎麼？」殷氏道：「他將來必有話說，你可到縣中遞一張呈狀，報個不知姓名諸人，夤夜搶劫孀婦，遮飾內外人的耳目。姓喬的遠奔山東，那裡去拿他？你做原告不上緊，誰與他做苦主。」文魁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真奇囊！真奇謀！慮事週到，我明日就主辦。」歐陽氏聽了，通身汗下，低低的罵道：「好一時萬剛的狗男女！」拿了個主見，走回後房，一五一〇說了一遍，把姜氏嚇得魂飛魄散，軟癱下一堆，不由得淚流滿面，道：「這事我惟有一死而已！」歐陽氏笑道：「兵來將擋，火來水澆；他們有奇法，我們有妙破，為什麼就說出個死字來，此事最易處斷！只看他燈後請你吃酒的日子，就是喬賊搶親的日子。我逆料喬家斷不敢一二更鼓來，除非到三更內外，到其間要將計就計，如此如此，怕他飛上天去？」姜氏道：「若他不中我們的計，該怎麼？」歐陽氏道：「他若不中計，我們到一更天後，我和你沿街吆喝，道破原委，先教闖村人知道；本村中好事的人也最多，他這親便有一百分難搶。我同主母，在我表嫂張寡婦家暫停一夜，到天明或告官，或憑人說合評斷，大鬧上一番，將他兩口子前後事件並前後陰謀，播弄的人人共知。與他們分門另住，等候二相公歸期。他總然再要害你，他的聲名已和豬狗一般，必須過得一年半載，方好報復。」姜氏道：「任憑你罷！我今後身帶短刀一把，設或變起不測，不過一死而已，我也不怕了！」

再說朱文魁一早起來，就去在袁鬼廝店中，拜喬武舉。兩人敘談起娶妾的話來，喬武舉道：「我各處看了好兒個，沒一個好的。」文魁道：「婦人俊俏的極難，只好百中選一。我也不怕老兄笑話，若講到俊俏兩字，舍弟婦可為一駭絕色。」喬武舉大樂道：「今年多少歲了？有丈夫沒丈夫？」文魁道：「今年二〇二歲了，寡居在家中，無兒無女；只是他立志一年以後才肯改嫁，不然倒是個好姻緣。」喬武舉道：「可能著我一見不能？」文魁道：「他從不出外邊來，如何得見？」喬武舉笑道：「必定人物中平，因此就不敢著人見了。」文魁道：「中平，中平，老兄真是夢話！」隨將姜氏的眉目、面孔、身段、高低，誇獎了個天花亂墜。喬武舉聽得高興，笑問道：「可是小腳麼？」文魁道：「腳小何足為貴？若粗而短，軟面無骨，再腳面上有高骨凸起謂之鵝頭，遠看到也動人，入手卻是一段肥肉，象此等腳，他便是真正三寸金蓮，實連半個狗屁不值！我不該自誇，賤內的腳，就是極有講究的了。據他說，還要讓舍弟婦幾分。」喬武舉聽得高興，不住的在頭上亂拍道：「我空活了三〇多歲，止知腳小便好，真是不見勢面之人。」說罷，促膝揉手，笑說道：「這件事，端端的要藉重作成方好！」文魁道：「老兄若肯把贏我的六百五〇兩還我，我管保事體必成！」喬武舉道：「那有限的幾兩銀子，只管拿去，但不知怎麼個必成？」文魁道：「這必須定住是那一日，或三更，或四更，才可做。」隨向喬武舉耳邊叮囑，要如此如此。喬武舉聽了個「搶」字，大喜道：「我一生最愛搶人！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後。若講到成親，我的奇秘地方最多，人數可一呼而至。銀子六百五〇兩，你此刻就拿會。」又留文魁吃了早飯，低聲問道：「尊府上下有多少人？」文魁道：「男女止六七口。」喬武舉道：「更妙，更妙！」文魁歡歡喜喜，背負了銀子回家；將前後語告知殷氏，殷氏也歡喜之至。到了燈後，文魁著李必壽看守大門，與他說明緣由，不許攔阻搶親的人，自己往張四胖子家去了。殷氏先著李必壽家老婆，拿了一大壺酒，一捧盒吃食東西，擺放在姜氏房內。少頃，殷氏走來說道：「二兄弟家，你連日愁悶，我今日備了一杯水酒，咱姐妹们好好的吃幾杯。」姜氏早已明白了，心上甚是害怕，只愁搶親的來得早。歐陽氏笑道：「這是大主母美意，連我與老李家，也要叨福吃幾杯哩。」殷氏大喜道：「若大家同吃，更高興些，只是還得一壺。」歐陽氏道：「我取去。」少頃，與李必壽家女人，說說笑笑，又拿兩壺來。姜氏道：「我的量小，嫂嫂深知；既承愛我，我也少不得捨命相陪。今預先說明：我吃一小杯，嫂嫂吃一茶杯，不許短少。」殷氏知道姜氏量極平常，打算著七八小杯就可停當，於是滿臉陪笑道：「就是你一小杯，我一茶杯罷。」歐陽氏向李必壽家道：「大主母酒你斟，二主母酒我斟，每人各吃一壺，不許亂用，也不許斟淺了，要〇分杯，誰錯了罰誰〇杯。」殷氏著他兩個也坐了，四個婦女吃起來。沒有〇來杯，李必壽家女人便天地不醒，歪在一邊；殷氏也吃得秋波斜視，粉面通紅，口裡不住說姜氏量大，與素日迥不相同。原來姜氏吃的是一壺茶，殷氏那裡理論？兩個人逼住一個殷氏，頭前還顧得杯杯相較，次後便混吃起來，杯到口就乾，那裡還記得搶親的話兒？直吃得立刻倒在一邊，不省人事。歐陽氏見他二人俱醉倒，又拿起壺來，在他二人口中灌了一會，方才同姜氏到前邊房內。歐陽氏用炭錘打開了櫃上鎖子，將銀子取出，姜氏止帶了一百五〇兩，就覺得沉重得不得了；歐陽氏頗有氣力，盡帶了七封銀兩。回到後邊，將預備現成的靴帽衣服穿襯起來，兩個都扮做男子，開了後門，一直往西北上行去。這都是歐陽氏早已定歸停妥；一個裝做秀才，一個裝做家僕。剛走出巷口，姜氏道：「你日前說，離本村三〇八里，有個王家集，是個大鎮子，可以僱車奔四川道，似此黑洞洞的，身邊又覺得沉重，腳底下甚是費力，該怎處？」歐陽氏道：「昏夜原難走路。只用再走兩條巷，村盡頭處便是吳八家店，他那裡有七八間住房，不拘怎麼，將就上一夜。他若問時，就說是城中人尋朋友，天晚不遇，明日天一亮即起身，端的人認不出。」不言兩人逃去。

且說喬武舉，他的名字叫喬大雄，是大寇師尚詔的一員賊將，他們的黨羽也不下四五萬人，立意要謀為叛逆，在各山停留者一半，其餘都散在四方。河南通省每一州縣，俱有師尚詔一個頭目率領多人，日夜在城鄉堡鎮間蕩，採訪富家大戶的跟腳，或明劫，或竊取，弄得各衙門盜案不一。又差人在賭場中，引誘無賴子弟入伙。喬大雄就是虞城縣一路頭目。今日朱文魁著他搶奪弟婦，正碰在他心上，因此他將六百五〇兩銀子立即付與，原是個欲取姑與之意，倒還不在婦人好醜上計較。這日三鼓以後，打探得街上無人，積聚了六七〇賊人，在村外埋伏了一半，自己帶了三〇餘人，抬了轎子，前前後後的行走到文魁門首。李必壽知道是搶親來的，連忙開門放入。眾賊一進門，先將李必壽口中塞了個麻繩蛋子，捆綁起來，然後把大門閉了，點起火把，分頭查照人去。見殷氏容貌嬌好，睡在了炕上，喬大雄道：「就是他！」眾人抱入轎內，又復打開了各房箱櫃，將衣服首飾銀錢，凡值幾個錢的東西，搜取一空，止留下些粗重之物，唵哨了一聲，將殷氏擁載而去。

到了天微明，文魁借了個燈籠回家來打聽，見門戶大開著，心中說道：「這李必壽真是無用，搶的人去，也不收拾門戶。」及至到二院，見李必壽被綁在柱上，不由得大驚失色，問他又不說話。只是蹙眉點頭。文魁情知有變，急忙跑入內裡，見箱櫃丟得滿地，各房內諸物一空，從頂門上一桶冷水，直冷到腳心底。止見李必壽家女人坐在地下哭。不想眾人因他叫喊，打傷了腳腿。忙問道：「你大主母那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我耳中聽得人聲嘈雜，看時見有許多人入來，被一人將大主母抱出去了。」又問：「二主母哩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沒見下落。」文魁把拳頭在自己心上狠打了兩下，一頭向門上觸去，跌倒在地，鮮血直流。李必壽家女人嚇得亂吼亂叫。過往人見門戶大開著，又聽得有婦人叫喊，大家一齊入去，見李必壽被綁在廳柱，取了口中的麻蛋子，才說出後來，方知道是被賊打劫。到後院將文魁攙扶起來，問他緣故，文魁只是搖頭；眾人與他包了頭。頃刻鬧動了一鄉，俱來看問稀奇事。只因文魁做人不好，沒一個不心上快活的。地方鄉保、鄰里人等，不敢擔承，都去稟報本縣，文魁也只得寫一張呈詞，將賣弟婦話不題，止言在張四胖子家，與山東青州府人武舉姓喬的同賭，將輸銀坐索，明火打劫家中銀錢衣物，並搶去嫡妻、弟婦、僕婦等情細述，後面開了一張大失單，投控入去。縣官見事體重大，一面申報各憲，一面將開場同賭，並店家袁鬼廝以及鄰舍地方人等，一齊拿去訊問；又分遣乾役，限日查拿。文魁一夜之間，弄了個家產盡絕，將老婆也賠墊在內，豈非奇報？

正是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；大造若無速報應，人間何事得公平？

